

情

感

先

生

剪刀小姐

的

偏差爱情

唐欣恬

著

QING

XIAN

GAN

SHENG

秘书界男色担当，颜好腿长薪水高，可在爱情中屡战屡败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剪刀小姐

爱情的
偏差

MISS JIANDAO

下



❶ ❷ 唐欣恬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剪刀小姐

的偏差
爱情

目

C O N 录 T E N T S

第21章 混战

—— 001

第22章 系铃人

—— 015

第23章 光阴的故事

—— 029

第24章 镜花水月

—— 044

第25章 错

—— 058

第26章 温柔乡

—— 070

第27章 是她

—— 083

第28章 对不起

—— 096

第29章 小事一桩

—— 109

第30章 双人

—— 125



剪刀小姐

的偏差
爱情

目

C O N 录 T E N T S

第31章 恋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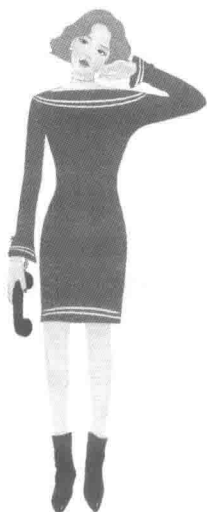
—— 138

第32章 返老还童

—— 150

第33章 距离

—— 164



第34章 最平凡

—— 180

第35章 未知数

—— 194

第36章 百分之二十

—— 209

第37章 我们结婚吧

—— 224

第38章 Game Over

—— 239

第39章 右手

—— 254

第40章 剪刀小姐

—— 269



MISS JIANDAO

第 21 章

混战

三人座，江百果靠走道，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她身边坐在中间座位的乘客。意下如何？这位看上去并不得志的白人男性还能意下如何？无非是在怀疑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会不会有毒，一时间不敢张嘴。

“我倒是不介意和头等舱的那位乘客交换。”江百果彬彬有礼地举了手。

空姐赔笑：“那位乘客指定要和这位先生交换。”

十二个小时的航程，头等舱的沙发和龙虾，以及江百果的毛遂自荐，令那位白人男性当机立断，就算有毒，这馅饼他也吃定了。

江百果向走道歪着身子，目送他在空姐的引领下消失在了头等舱和经济舱的隔断后，不一会儿，池仁大变活人般走了出来。久违了的白色

衬衫和铅灰色西裤，公事包提在左手，右手端了一杯红酒，他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如履平地，说令整个经济舱蓬荜生辉或许有一点点夸张，却足以令江百果血脉偾张。

除了他，还能有谁？

明知道是他，她才会对空姐开那样的玩笑。

明知道是他，但当他真的走出来，她还是欣喜若狂。

池仁的目的地是中间的座位：“借过。”

江百果极力向后收了收腿，连脚都踮了起来。

“帮我拿一下。”池仁将那一杯红酒交给江百果。

落座后，他和她窃窃私语：“我能带过来的不多，但这一杯威廉山庄的梅洛特倒值得你尝尝。机舱里压力和湿度等因素都和地面上大有不同，使得酒自身和我们的味蕾都会受到影响，鼎鼎有名的佳酿反倒不如……”

池仁话音未落，江百果一饮而尽。

池仁只好咽下后半段的卖弄之词，干巴巴地问道：“好喝吗？”

“好喝极了。”江百果话锋一转，“你这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的拍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再留下去，反倒会被人说花着公款混吃混喝。”池仁理所应当似的。

“吴煜知道吗？”

“我会当面向他说明。”池仁在狭小的座位上坐好。一个人来，两个人走，一样是坐在经济舱的中间位置，却总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说，是先斩后奏？”

池仁拍了拍江百果的手：“不是说怕看到白发吗，还敢这么操心？”

不足两天光景的小别，令这一场重逢即使带着不按常理出牌和一掷千金的味道，仍谈不上轰轰烈烈。江百果挽上池仁的手臂，闭上了眼睛。

不过这一次，吻别一事不仅仅是被江百果记在心上，更实实在在地被提上了日程。十二个小时后，当他们像NG似的，迎来再一次的分别，她势必不会再让自己留下遗憾。毕竟，一次错过可以被称为遗憾，两次

错过，就不得不上升到造化弄人的高度了。

值得一提的是，晚餐时间，那位白人男性从头等舱“莅临”经济舱，为池仁送来了一块巧克力布朗尼，聊表谢意。池仁风度翩翩，起身接受了馈赠后，反倒又感谢对方对他的成全。总之，二人你来我往，气氛好不融洽。

之后，江百果一边吃着巧克力布朗尼，一边发牢骚：“你来追我，却便宜了他一个国际友人。而他明明是沾了我的光，却都不拿正眼看我，好像生怕我抢了他的good luck。这是什么世道？”

“谁说我是来追你的？”

“不是吗？”

池仁伸手抹掉了江百果嘴角的褐色巧克力：“是。”

江百果大病初愈，加之前一夜的不眠，眼下又有了一杯梅洛特下肚和池仁在旁，一路睡了个昏昏沉沉，以至于鼻尖都渐渐泛起养尊处优的油光。

相反，池仁了无睡意。

一来，既然江百果在雷尼尔山借了他肩膀，终结了他的不眠，今天换他来护着她，理所应当。二来，抛开这一程的妙不可言，接下来他也有他的艰难险阻，若说无忧无虑，恐怕只能骗骗小孩子。

北京时间晚八点，池仁和江百果乘坐的航班准时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二人同行，不但没有牵手，甚至连距离都拉开到一臂以上，仿佛所谓异国他乡的情缘，来也来得迅速，去也去得毫不留情。

江百果寻找吻别的时机，却迟迟不得要领。

而池仁看了看手机，再三确定了日期，周四。

那么，距离下一个礼拜一，他有三天的时间。

接机的人群在不远处黑压压一片，江百果知道那是一道分水岭，没过，就谈不上分别；过了，就是新的篇章。而这时，池仁在接机的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面孔，而且不止一张。

吴煜和唐茹分立两处，中间间隔六七个陌生人，似乎是谁也没看到谁。

他们是认识的，在沈龙传媒的舞会上，他们有共舞过一曲

《Moonlight and You》，总不能翻脸不认人。那么，势必是谁也没料到他们会有这一场偶遇，也就双双视而不见了。

一切也不无道理，吴煜要知道江百果的动向是易如反掌。可既然他知道了江百果的动向，自然也就知道了江百果去往西雅图所为何人，可他还来迎接她……这令池仁在不快的同时，也绷紧了一根弦。不过，照吴煜怀中热情似火的红玫瑰看来，他似乎并不知道，在这架波音767上还有池仁的一席之地。

至于唐茹，她会来迎接他，也说得通。他有告知赵大允他今天回国，却一没有让赵大允转告唐茹，二没有让赵大允来接机。但无疑，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赵大允自作主张地转告了唐茹。而照唐茹的装扮和翘首以盼的样子看来，她似乎也不知道今天回国的人除了他池仁，还有江百果。

来不及再多想，池仁一把抓上江百果的手，就要走回头路。

毕竟，不想匆匆分别的人，除了江百果，还要算上一个池仁。

可惜，不约而同地，吴煜喝住了江百果，而唐茹也唤了池仁的名字。在这巧妙的二重奏划破天际后，四周又仿佛恢复了死气沉沉。池仁不得不收住脚步，一时间没有回头，仍背对着那二人。

江百果也仍背对着那二人，她虽没有眼见为实，但这一次，耳听也未必为虚。她低低地呢喃了一句：“还真是造化弄人。”

至于吴煜和唐茹，也终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惊诧之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同仇敌忾，一时间扑朔迷离。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池仁和江百果以为这个夜晚属于他们彼此，当吴煜以为这个夜晚属于他和江百果，当唐茹以为这个夜晚属于她和池仁时，上帝却吹响了集合的号角，谁也跑不了了。

“怎么办？”江百果问池仁。

无论如何，两个人像两块磐石似的立在人流中，总不是长久之计。

“恐怕……没法吻别了。”池仁松开江百果的手，重新挽了挽袖口。

“谁要吻别了？”情急之下，江百果否认道。

池仁又整了整衣领：“我，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追来？你知道那张

头等舱的机票多少钱吗？”

江百果语塞，且推翻了之前的论调：或许一次错过叫遗憾，两次错过却不叫造化弄人，大可以叫遗憾的美。

池仁将江百果拽到他身前，自己挡住了身后来自吴煜和唐茹的目光，飞快地轻吻了江百果的额头：“姑且先用这个代替了。百果，说真的，我不在乎吴总和小茹怎么看，尤其是……吴总，我巴不得当着他的面和你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但恐怕没这个必要。我们的决心不用做给谁看，我们自己知道就好，所以，我们周一见。”

池仁有理有据，江百果不要说反驳了，哪怕是换了她说，话也是一样的。

在爱情的混战中永远没有皆大欢喜，总难免有人甜蜜，有人伤怀，但幸运的一方，也无须将自己的甜蜜建筑在他人的伤怀之上，一如池仁所言，没这个必要。

江百果用手指飞快地梳了梳头发：“周一见。”

两个人整装完毕，走向了吴煜和唐茹。

鉴于吴煜和唐茹中间仍隔着六七个陌生人，在最后关头，池仁将挂在他行李箱上的江百果的行李袋取下来交还给她，之后，他和她选择了左右两边不同的出口，绕过了白色的隔离杆。

吴煜接过江百果的行李袋，奉上红玫瑰：“怎么瘸了？”

江百果接过花：“不小心。”

唐茹也要接过池仁的行李箱：“你瘦了。”

池仁坚持自己来：“还好。”

“走吧……”吴煜拉住江百果的手，“车子在外面。”

他不拉还好，一拉反倒坏了事，江百果不但抽回了手，还要拿回行李袋：“不用了，我打个车走，谢谢你的花。”

吴煜微笑道：“还是我送你吧，回去好好休息。无误沙龙停业这么长时间，明天一恢复营业，肯定是人满为患，有你忙的。”

江百果不无意外：“你说……明天恢复营业？”

吴煜顿了顿，再抬眼时，眼中满是恳切：“百果，你年纪还小，偶尔头脑发热在情理之中。这不，无误沙龙遇到一丁点儿的难处，你就摺

挑子，尽想着去散散心了，不过没关系，这不是有我在吗？什么偷税漏税，误会一场，我都帮你解决了。”

要说江百果无动于衷，不可能。无误沙龙是她的孩子，孩子昏迷不醒，她这个当妈的远走高飞，而吴煜悬壶济世，救活了她的孩子。

就这样，江百果远远地看了池仁一眼。

而池仁在看唐茹：“这件事……先不要急着做决定。”

唐茹低垂着头：“我以为你不会反对我留在北京，我以为……就算分手，我们还是朋友。”

池仁有些急：“小茹，你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朋友，我更不会反对你留在北京，我甚至可以帮你找到更好的出路，而那远远好过你接受致鑫集团提供的奖学金和机会。”

池仁知道他回国后等待着他的是千难万险，比如他仍在寻找阻止沈龙传媒和具象影业战略合作的突破口，而签约仪式就在眼前；比如吴煜除了于公，于私会有怎样的举动；比如唐茹在接受了他提出的分手后，又会有怎样的举动……但他没料到，这千难万险会来得如此……标新立异。

就在刚刚，唐茹虽似乎接受了他提出的分手，却话锋一转，向他报喜说：全校不足两百分之一的机会，被她拿到了，她获得了致鑫集团提供的奖学金，并且，假如她在大四一年中继续名列前茅，将有机会在毕业后进入致鑫集团。

池仁知道，这绝对不是巧合。

那个人，或许一时间不会对唐茹下手，但这绝对是对他的警告。

喘上这口气来，池仁看了江百果一眼。他看到江百果和吴煜走出了机场，那两扇变幻莫测的感应门开了关，关了开，这一次却在江百果和吴煜的身后彻底关闭。

他看到江百果上了吴煜的车子，隔着感应门和车窗，那一束红玫瑰仍鲜艳可辨。

周一见。

他仅仅和她说了一句周一见，却忘了加上一句不见不散……

唐茹微微拧着眉头：“致鑫集团的实力和规模是有目共睹的，大家

抢破头的机会，我以为你会以我为傲。”

池仁不得不暂时收回投向江百果的目光：“实力雄厚和规模宏大，未必适合你。”

“我们分手了不是吗？”唐茹红了眼睛，“那我的未来，不要你管。”

“小茹，这件事……我们都再好好想想。”池仁又看了一眼江百果，吴煜的车子不在了。

唐茹让步，点点头：“走吧，赵大哥在外面等我们。”

赵大允靠着车门，一支烟不离嘴，嘬了一口，紧接着又一口，直到看到池仁和唐茹走过来，他掐了烟，又扇了扇烟气，打开了后排的车门。

“回来了。”赵大允问候池仁。他没说过“你”，也没说过“您”，介于两者之间。

“嗯。”池仁将行李箱交给了赵大允。

没见到池仁的时候，赵大允还理直气壮，觉得好歹他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也有他自己的判断，觉得池仁的判断未必就是对的。但一见到池仁，他还是心虚了。池仁的这一生“嗯”，他辨不出是喜是悲，也就辨不出池仁有没有怪他自作主张。

池仁和唐茹坐在后排，赵大允一边开车，一边伺机从中央后视镜中看向唐茹。不过，唐茹始终看向车窗外。

车子驶上机场高速，路上是绝无仅有的畅通，赵大允心里却越来越堵得慌，终于清了清喉咙：“池先生……”

赵大允看不到池仁的眼睛，却知道池仁看向了他，那令他如芒在背。

“唐小姐……都跟您说了吧？”赵大允有一种终于要解脱了的快感。

“嗯……”池仁将手轻轻搭在了赵大允的背靠上，“接受致鑫集团的奖学金，将来，为致鑫集团效力。大允，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赵大允一脚刹车踩下去，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车子见了鬼似的停在了机场高速的中央。听听他的意见？致鑫集团的奖学金？为致鑫集

团效力？这是什么天方夜谭？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哪来的什么意见？他送唐茹来机场，是为了让唐茹在第一时间当面向池仁说明一切，但显然……显然唐茹所说明的一切，并非他所想。

而他……莫非是被耍了？

赵大允惊魂甫定，再一抬眼，唐茹的目光终于在中央后视镜中和他会合了。那目光似笑非笑，不冷不热，不是威逼，也不是利诱，就那么定定地黏着他，却像一道符咒，拍在了他的脑门上。

事已至此，赵大允倒不是又打退堂鼓了，相反，他知道有关江百果的身份，他对池仁一瞒再瞒是罪该万死，今天他生也得说，死也得说，亡羊补牢，总还来得及。但唐茹的出尔反尔，和她怎么能这么有恃无恐，他总要先搞明白，总不能准备了这么久，到头来却还是打一场无准备之战。

他是不怕输的，但总不能让不该赢的人赢了去。

赵大允回头，对池仁抱歉地说：“有只猫。”

“没轧着吧？”池仁的脸上看不出情绪。不是他技高一筹，而是心中五味杂陈到一定份儿上，脸上反倒就看不出情绪了。

“没，跑过去了。”赵大允转向唐茹，“唐小姐没磕着吧？”

不知道唐茹是不是存心，她连一字半句都没给赵大允，直接转向池仁：“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吧？早就过来等你了，我都还没吃晚饭。”

被唐茹这么一晾，赵大允整个人都绷紧了，甚至连金丝框眼镜的两条眼镜腿都向外撑开了似的。赵大允是个无神论者，但此时，他不得不怀疑唐茹被什么妖魔鬼怪附了身，否则，她何以判若两人？

她分明是任人摆布、楚楚可怜的。

她分明叫他一声赵大哥。她说给那巴西红耳龟取名叫未来，他说不如叫如意，她说好，那就叫如意。她分明是把他当一回事的。

她分明答应他会向池仁和盘托出。而他怜惜她的以泪洗面，在乎她至关重要的答辩，将期限一延再延，又因为她在他接送，和他用餐，与他谈天说地时的开怀，他做不到哪壶不开提哪壶，又随着池仁说回就回了，拖到了今天。

但今天，什么都不对了。

“去那家潮汕粥吧。”池仁打断了赵大允的追溯。

“好，好。”赵大允连声道。

另一厢，吴煜将江百果送到楼下，陪着她下了车之后，没有造次，只让她好好休息。反倒是江百果，背着行李袋，倒提着那一束红玫瑰，走了两步，又折了回来：“吴煜，无误沙龙是怎么回事？你说是一场误会，但平白无故的，我不找事，事来找我，这就不能叫一场误会，这叫飞来横祸。”

吴煜是真的喜欢江百果，即便她风尘仆仆，鼻尖和额头都泛了油光，身上的一件藏蓝色棉布衬衫皱巴巴的，还一身的药味，他也不想就这么离开，嘴上说让她好好休息，心里想的却是春宵一刻。

但真的喜欢，也会坏事儿。

他又露出了小人得志的嘴脸：“这要说到你是请的什么人给你做账，一个草包公司的几个糊涂虫，不知给你做了多少笔糊涂账，禁不住推敲，又怎么能怪税务局无中生有？好我在税务局是有人的，打点几道，也不是没有空子可钻。”

江百果对吴煜的夸夸其谈见怪不怪，她点点头：“你知道无误沙龙有个叫张什的吗？”

“张什？”吴煜不知道，“什么人？”

江百果又摇摇头，话锋一转：“打点他们花了你多少？”

不等吴煜大包大揽，江百果直接堵死了他的路：“该还的我一定要还。吴煜，你跟我来是谈钱的，还是来谈感情的？我不希望在我们的感情中掺杂万恶的金钱，你也一样吧？”

吴煜转不过弯来：“百果，你是说我们……我们有感情可谈？”

“没有。”江百果不假思索，“所以，你要用万恶的金钱打下基础吗？”

“不不不，我怎么会？”就这样，吴煜也自己堵死了自己的路，将一个数字告诉了江百果。

至于这数字是大了还是小了，江百果并不在乎。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他说多少，她就还他多少，问心无愧。只是……只是张什的失联，

仍是毫无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

另一厢，潮汕粥店里，池仁一行三人点了大份的膏蟹粥和几样招牌菜。

唐茹落座了没一会儿，说去洗手间，离开前给了赵大允一个眼色。这一次，赵大允自认为扳回一城，他就知道如坐针毡的人除了他，唐茹也好不到哪里去。

唐茹离开后也就半分钟，赵大允坐不住了，眼看一道冷拼上了桌，借口说去洗洗手，就站直了身。不料，一直心不在焉的池仁偏偏在这时叫住了他：“张什那边怎么样了？”

赵大允不得不又坐了回去：“还在小旅馆里猫着。真是人不可貌相，五大三粗的，胆子就指甲盖儿大。”

池仁率先动了筷子，夹了一片笋放入口中：“他给无误沙龙下绊儿的目的，再去查查看，我不要‘怀疑’，我要答案。”

赵大允说了一声“是”，没再多言。

“你刚说什么？洗手？对，洗手，还不快去？”池仁慢半拍似的，放了人。

赵大允像是有满手的细菌，拔腿就走。

剩下池仁独自一人，吃归吃，却食不知味。无误沙龙涉嫌偷税漏税，吴煜和池仁可以说是在彼此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兵分两路开始调查。但同样是查，吴煜查的是标，池仁查的却是本。吴煜花了钱治标不治本，池仁却是要拿下罪魁祸首，也就是张什。

池仁扒出了张什和做账之人的往来，并将白纸黑字匿名寄给了张什，本想着张什一慌，他顺藤摸瓜，却不想张什麻溜儿地卷了铺盖卷，躲进了一家小旅馆，足不出户了。相较于赵大允说张什胆子就指甲盖儿大，池仁反倒认为，张什像是在等着警方将他缉拿归案。

换言之，他有着隐情，或是，他有他不得不保护的人。

那么，池仁怀疑张什陷害无误沙龙是为了他的前妻孟浣溪，也就对得上号了。但问题是，据查，张什和孟浣溪的孽缘能算是爱情吗？即便退一万步说，能算是爱情，那么，爱情又当真值得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背信弃义、违法乱纪吗？

池仁不知道这说不说得通。

或许，他对他昔日的“真命天女”尽心尽力做的那些事，都是小儿科？

池仁不知道张什和孟浣溪的爱情，和母亲姚曼安多少年来甘之如饴，甚至为之一命呜呼的爱情，是不是一码事。但假如是，莫非爱情注定以悲剧收场？

池仁更不知道他和江百果的爱情又会以什么收场。

放下筷子，池仁拿起了手机，给江百果发送了一条信息：到家了吗？

她和他约定下个礼拜一，却没说在下个礼拜一之前不许联络。池仁自认为这不算犯规。

等消息对池仁来说是常有的事。于公，他每每部署一步，成不成的，总要等上天，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于私，他也没少有对他的“真命天女”嘘寒问暖，却迟迟收不到回音的时候。但这是第一次，他把手机摆在眼皮底下都不行。

屏幕一暗下去，他即刻点亮，再暗下去，再即刻点亮都不行，他又给江百果发送了第二条信息：还没到家吗？

可一发完，池仁就后悔了。

这两条……有什么分别吗？他是在弘扬博大精深的中文吗？可他也不能弘扬了中文，就置自己的气定神闲于不顾吧？舍生取义，也不过如此。就这样，池仁匆匆撤回了第二条信息。

这家潮汕粥店什么都好，唯一的不足就是洗手间的条件跟不上，两个单间，不分男女，先到先得，再往外，就是一面镜子，一高一低两个洗手池。有个女的在低的那边对着镜子补妆，领口大了些，频频走光。有个男的在高的那边洗手，眼睛直往旁边瞟，手都洗脱皮了，还在搓。

唐茹没地方下脚，一直紧靠着墙根，总算等来了赵大允。赵大允看有个单间空着，一把拉上唐茹钻了进去，反锁了门。

二人分立白瓷蹲位的两侧，唐茹先声夺人：“先不说赵大哥的头脑是三七九等中的哪一等，你的嘴巴不比头脑快，这就难能可贵了。你也

知道的，很多祸都是因为嘴巴比头脑快。”

赵大允双拳紧握：“唐小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有苦衷？”

唐茹失笑：“赵大哥，你帮你的池先生做了这么多年事，还保持着这份天真，我也是服了你了。”

赵大允的双拳同时向后挥，砸在单薄的隔板上，震得狭小的单间一阵颤抖。他仍抱有最后的侥幸：“你怎么会和致鑫集团扯上关系？他们找到你了？是什么人找到你的？什么时候的事？”

唐茹放开了手脚：“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也忘了，但总归比你找到我早了那么一点点。”

赵大允一通百通。

他中计了，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但这一次，他这鞋算是湿大发了。他怎么就没想到，当初，池仁给柏瑞地产下绊儿，终于惹恼了那个人，得到了“召见”，却不料最后关头，池仁是学雷锋做好事还是怎么着，临时送什么人去了医院，总之，和那个人的“召见”失之交臂。接着，那个人又缩回了头，一如过去十几年间，连池仁的电话都不肯接上一通。

再接着，他找到了唐茹。

这般巧合，他怎么就没想到会囫圇个儿的是个圈套！

赵大允扭头要走，亡羊补牢，这一次他真的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不料，唐茹拦住了他，她隔着散发阵阵尿臊味的白瓷蹲位倾向了他，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来不及了。你这一秒告诉池仁，我可说不好……江百果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赵大允彻头彻尾地不知道唐茹在想什么了，唯有一把扼住了她的脖子。

她知道了，她知道江百果才是那个孩子了。而她无非是在说，那个人也知道了，且随时随地会对江百果不利。先不论我明敌暗，光是那个人的势力，也是他，乃至池仁至今不可企及的。赵大允不寒而栗，他这不单单是湿鞋的问题了，他是泥足深陷。他一步错，注定了步步错。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池仁尽他应尽的职责，如今再尽，反倒会害了江百果。

在赵大允恐怖的力道下，唐茹喘不上气来，一张艳若桃李的面孔红到发紫，眼底却并未流露一丝丝的恐惧。

而这，恐怕就叫作天性使然。

赵大允最初查到的有关唐茹的档案，纯属虚构。其实，唐茹出生在一个无可挑剔的家庭，父母恩爱，家境宽裕。而他最后查到的有关唐茹身患晕血症的来龙去脉，也仅能算是半真半假。其实，唐茹与其说是那一场青少年霸凌事件的目击者，还不如说是……帮凶之一。

或许正是因为家庭的无可挑剔，唐茹自幼无法无天，在那一群霸凌者当中，年仅七岁的她虽小了其他女孩子一大截，充其量就是个旁观者，却每每乐在其中。

直到那一场惨案的发生，其他女孩子作鸟兽散，她到底是小，吓坏了。

后来，她被警方带走，说那个掉下地铁铁轨的姐姐是自己不小心才掉下去的。

她自认为她是据实相告。的确，谁也没推那个女孩，是她自己慌不择路。

再后来，唐茹除了身患晕血症，更恨透了一切的同性。正是不可告人的负疚太过沉甸甸了，令年幼的她不得不逃避，反倒也就置身事外了。她站在制高点上，认定了同性的人面兽心，在那一副副如花似玉的躯壳下，怎的就是一张张的血盆大口。

转而与异性的亲密，无疑使唐茹更迅速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直到她十八岁那年，她的父母死了心，说就当从没有过她这个女儿。

再后来，唐茹高考考到了上海，也就开始了新生活。不论人后如何，人前的洁身自好和与人为善，也算是她的进步了。

再后来，上帝无疑又给了她一次机会。一边是雇主的慷慨大方，一边是池仁的出类拔萃，唐茹从坚定到左右为难，无非是因为她知道，一旦她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更好的新生活就在不远处等着她。

她想，她受的苦也够多了。

她想，或许这是她最后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了。

在唐茹看来，赵大允还是有两下子的。十四年前的那一场惨案，因